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五

宋 蘇轍 撰

御史中丞論時事八首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

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益定差鄉戶人有

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

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

州縣曹例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業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

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户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户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

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勑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即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錯重難分數勾集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勑應投明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勑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勑除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勑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雇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勑命指

揮勾集衙衆参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諸州衙前投明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其投募長名之人

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
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
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頗
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召募未足見在鄉差
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為言即議改更却行差
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
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

雇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為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為將錢雇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葢商賈小數不足為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雇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

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況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況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他人收索之間必不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

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更不施行其
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
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
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别無
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
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應募
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黄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雇役衙前支五

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為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雇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為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别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寛剰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

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勑坊塲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塲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為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

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戸助役支用之餘收拾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巳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雇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戸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羡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欲因增羡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

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
充封樁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
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
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
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為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
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
當以新舊彼我為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

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
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
列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官户等助役錢逐州
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
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户不及三番處將州
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户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勑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

外有寛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干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内揭簿定差如無空閒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及無空閒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

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
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
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
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
州役有闕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
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
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閒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
所謂似密也然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

空閒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令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令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葢所以優狹鄉也使寛鄉雖閒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閒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葢取之於民而還以

為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

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通

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

既令空閒戶不及三番處並雇州役則是欲減合

差之役令人戶空閒須及三番今除已雇州役外

尚有空閒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

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為雇縣役令人戶

空閒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

助役錢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寛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令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寛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陜州吕大忠奏陜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槩户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迤邐僣那遂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間年

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即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寛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支

雇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雇法止於州役遂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

及三番然後許雇即寛鄉愈寛而狹鄉自狹未若

限以不及三番通雇州縣役之為均也

元祐差役勑人户差役除耆長户長壯丁須正身充

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雇經

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雇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

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

雇募葢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為弊不一

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其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税户正身而横使民間分外縻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茍存差役之虚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為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

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
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諸縣空閒戶不及三
畨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勑州手分不以諸州空閒戶
及與不及三畨處並召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
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雇抵替外有

係投名舊人願往即不該支給雇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黄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訟不請雇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盖鄉村人戸素多不閑書算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

吏其承符散從官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為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新舊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措

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司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析保明申戶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别有弊倖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根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為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且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

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
逐處申陳不一即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
依令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
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仍相度合如何
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
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
七日送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民

顧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為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戸所憚以為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雇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為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戸苟欲免役

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禄無禄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為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筭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為手分亦將何為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為未便自令諸路相度以來畧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

可擘劃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

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

量加裁損立定錢數召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

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

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

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

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刬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為非者至於改募役為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葢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㫖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矚至理或偏

係不肯公言竢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採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進止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勑舉岑象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

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無一二

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

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

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閒地每遇有闕

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

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

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寃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

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

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葢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

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升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

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葢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

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
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
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
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
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
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
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
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

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

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
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
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
為回河之議自此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為遷徙
之計監司守臣及勑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
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輙敢獻言欲閉塞北流

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覬功賞朝廷為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刻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廢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為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灾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勑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後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

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
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
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
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
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内
妨礙處取谿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
務令深闊釃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葢猶挾姦意觀
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掠行

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勑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黄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閒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

京苦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箔截河馬頭
措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
撥河道忽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
流幾與北京簽横堤平南望瀰汎五十餘里是時北
京申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今偉等申請
皆没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為
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坊
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箔使

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為患也故臣以為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坊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承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為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

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揺朝廷興
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
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
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
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
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
調夫差官吏聚梢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
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

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令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益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

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為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黄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
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
于今觀之皆是虚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
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况欺君
悮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
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

場經今多日不嘗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徒引歲月坐賒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

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絶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僣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即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為魚肉要須畧行

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為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强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遥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葢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

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躐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

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論奏其不便

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

臣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甞

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令利一守約

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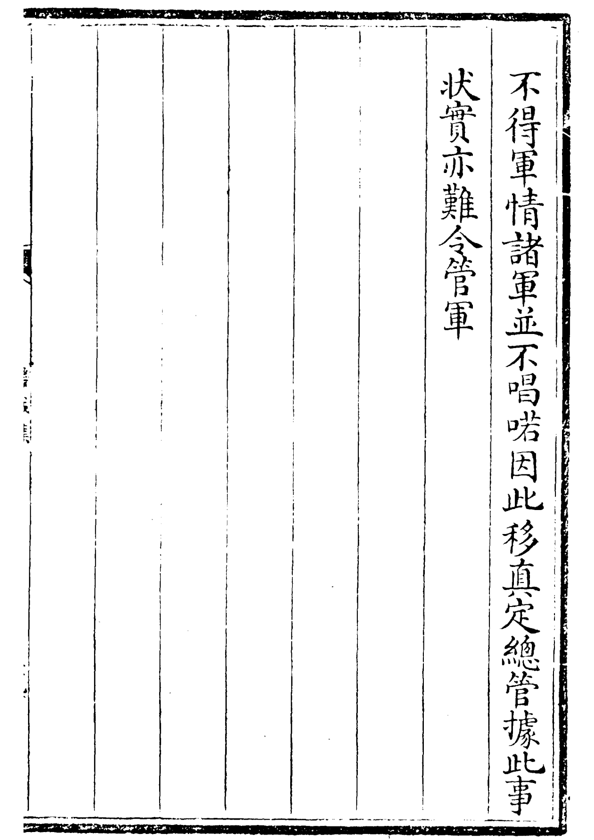
臣力行巳意力欲進擬其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

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

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

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揔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黄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曽入教場廵教以


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直定總管據此事
狀實亦難令管軍

欒城集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八頁前二行爭效悃愊以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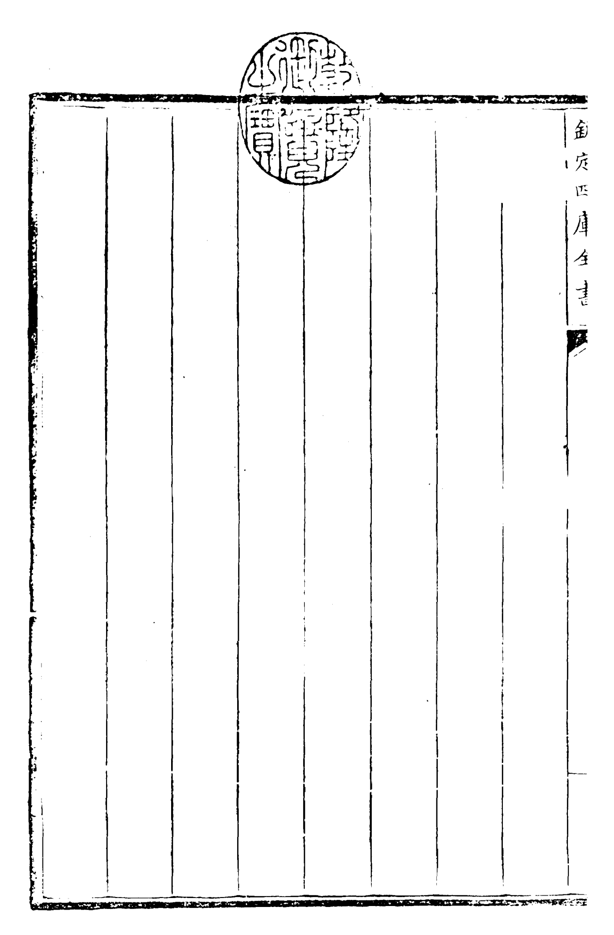
萬一刊本愊訛幅據別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蓋猶挾姦意刊本挾訛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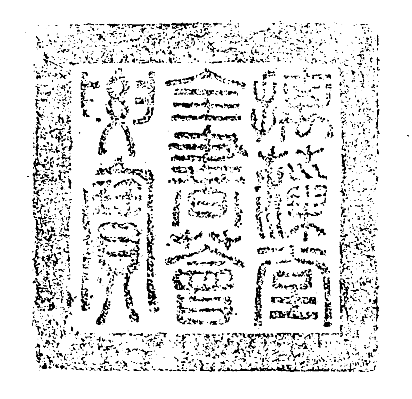
別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要須畧行討定按茅坤選本

討定作定計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集卷四十六　　宋　蘇轍　撰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三首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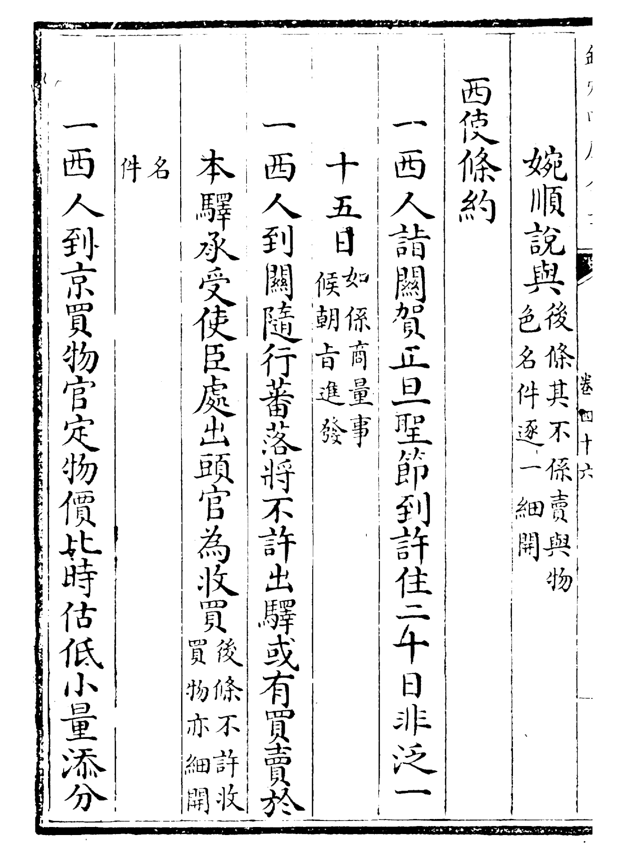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絶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絶而不通熙寜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

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虚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絶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

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遼夏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内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使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



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名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名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

數供責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買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録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責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壹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壹疋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

即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

館所

公使錢伍拾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三日或

五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下

節關即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均為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

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絶有君臣

之別令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為薄也取進止

貼黄高麗人使見令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

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脱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

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荊南頡自瀛徙荊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葢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内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户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

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益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畧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卒

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

貼黄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㫖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舘游看買賣止減為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宫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違

非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為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絶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

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
恐久遠姦人指以為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
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
之甚蠹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
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聖恩擢任執法即嘗首

言其事以為他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

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

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

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

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

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

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

行下取進止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

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
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
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
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
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
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
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
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

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
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
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
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
度使充經畧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
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
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
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

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寘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為國惜費頗有成効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

喪柩骨肉直歸蘇州竢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淩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别無合分財産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古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

練達世務昔熈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為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為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為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据其微過因而排之遂

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巽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巽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巽共事嘗上章明辯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巽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録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論禁宫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煕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煕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煕寧既兼用兩

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吉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往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遂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吉若取吉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

遺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
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
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黄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
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温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温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
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

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益洪範庶徵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亾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令

連年冬溫無氷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吏為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

為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黄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塡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為官戸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為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眞州欲

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籍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戸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麤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他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

為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𤋮寧閒謟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言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臺官所劾㝠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謟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

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舉為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為開封司録曽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迤邐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

怕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韓維女壻即時擢為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騖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强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

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雇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聞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

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為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為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

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絶推之他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鍔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寛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將復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欲稍

增數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歛以傷民財
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
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
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寬剰此豈朝廷卹民
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
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
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
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寛剰致

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為之改法今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樁息錢以冐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為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為愛民而陰實剥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雇夫錢不論逺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為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

令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
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為此哉且今河埽稍椿
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他司官物最不
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
卷埽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付之
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為和雇實
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
處置關防所支雇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雇

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厥進止

貼黄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

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

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為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葢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

未定而熈河將佐范育种誼欲於見合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毁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内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絶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

內患未解不欲違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
強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
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
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
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乆遠不信朝廷為患
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
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

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
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
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
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
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
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茍得為國生事
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

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

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算寛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㛐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葢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

若見其易與因而别有大叚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論黄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葢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

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兹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

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
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為之不聊生
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
如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
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
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
惟有此地未經淤塡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
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

海其為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汚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為北京宫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闞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

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為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從武强縣開近東舊河道具見畫圖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闞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脇大河强之使東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

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為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横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横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効況故道一

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
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
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
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
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
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
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
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

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攔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絶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併修葺緊急堤岸釃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夫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

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内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貟河清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蠧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

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提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閲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為信也欲乞

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其圖録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

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欒城集卷四十六